

嵇中散集卷五至卷十



09446

稽中散集卷第五

晉

譙國嵇康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為聲無哀樂其理何居

嵇中散集

卷五

一

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啟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為五色發為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困其所用每為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

因茲而言王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
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
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之情
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
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
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
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
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
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

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
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
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慚懼凡此八者生民所
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
為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
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
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
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為

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
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
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
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
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
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於中
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
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
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
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
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
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
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
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
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
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
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
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

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祭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

匿詎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今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躡矣若音聲無鍾子觸類真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

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
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使神妙
難知恨不遇竒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
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
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
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
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
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
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

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
以事會先違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
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
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
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
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
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
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
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

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
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詠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
自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
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面墻而不悟離婁照
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
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
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荅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
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
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

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之寃伯竒之悲相如之
含怒不占之怖祗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啟
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
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
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
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
之與甚噉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
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蹶
竿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篴酒之囊漉雖竿具不同而

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合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竟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

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
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
通若謂鳴獸皆能有 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
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
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
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
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
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
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
稭中散集 卷五 八

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
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
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
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
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
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爲標識耳夫聖人
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
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
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

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
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
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矣以識之哉凡陰陽
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
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
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上生下生所
以均五聲之和叙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
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
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
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
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
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毋聽
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
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
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
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
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
之啼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

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於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見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辦理善談而不能令內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噐必清和也噐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惠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

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差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噐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恆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

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誠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駭心故聞鼓鞀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聞遠而音埋變希而聲清以埋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卑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爲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

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感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感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感。綴虛名於哀樂哉。

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感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卽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

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燭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感並用者真主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機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機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

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懽感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懽則感不感則懽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傷笑是懽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笑喙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

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懼顏悅至樂心愉樂之
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
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惝不及舞由此言之舞之不
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噓雖出於懼情然自
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
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
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
耳然笑噓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
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噓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

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卽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卽移風易俗果以
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樞耳之聲故曰放鄭
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
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
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
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
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
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流蕩滌塵垢羣生安

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徃則萬國同風，芳榮濟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此，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適，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撥，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

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

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姪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中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嵇中散集卷第六

晉 譙國嵇康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釋私論一首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

嵇中散集卷第六

卷六

一

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借賢於殷湯故世濟而名顯周旦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爲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仁心無邪不議於

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終於事與是俱而已志道存善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不公之情使夫雖爲善者不離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重其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非而况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器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擬足公塗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於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

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
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鳧顯盜晉
文愷悌勃鞞號罪忠立身存終賢吐霧言納名稱漸
離告誠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
機表露心識獨以安全况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
其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
能療亦賢於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
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
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

情情一作猜

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

讒言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
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
其禮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名其所終則夫行
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
乎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
是而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
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
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

王陵庭爭而陳平順旨於是觀之非似非非者乎明
君子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
曰善人也然背顏退讓而含私者不復同耳抱一而
匿情不改者誠神以喪於所惑而體以溺於常名心
以制於所憎而情有繫於所欲咸自以爲有是而莫
賢乎己未有功碁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以自
反棄名以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
之爲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理
而求所以爲措之道故時爲措而闇於措是以不措

爲拙措爲工唯懼隱之不微唯患匿之不密故有矜
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求年良規
莫盛於茲終日馳思莫闕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
喪其自然之質也於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僞怠之
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篤
不知昌陰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措之
可以無患而患措之不以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
取棄楚秦宰詬耽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
顧私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名者也君子

既有其質又觀其鑿貴夫亮達而存之惡夫矜吝
棄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
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
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
非允當忠感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留懷於八荒
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冀者乎或
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
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
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夫

私以不言爲名公以盡言爲稱善以無名爲體非以
有措爲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往不眠是
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
齊於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於不言而已故多吝有
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尚心無
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也抱
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三義乃爲絕美耳若非
而能言者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
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

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管蔡論一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間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顯實理沉一作故令時

人全謂管蔡爲頑凶方爲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

稽中散集

卷六

六

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且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與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爲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冲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冀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福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

忍授刑流滄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
鍾盛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爲教之正今之朝
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爲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
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
發起然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爲惡不知管蔡之
惡乃所以令三聖爲不明也若三聖未爲不明則聖
不祐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
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爲淑善矣今若本三
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闇權論爲國之
藉口散集一八卷六

七

三四六

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
緣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惟此言則
管蔡懷疑未爲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爲用
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
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太義得通外內兼叙無相
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明膽論一首

有吕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樂明
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

口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
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
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
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
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
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達理失機故子
家軟弱陷於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
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
疑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折理貴約而盡情

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
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
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臆
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
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
故惑於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
霍光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
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於
期授首陵母伏劔明果之疇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

不可勝言也。况有覩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於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爲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筭之間如盜跖竄身於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虎憑河愚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及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摺撫所見此爲好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

極論之當令一人措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鵬闇惑明所不周何害於膽乎。明既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鵬作賦闇所惑也。爾爲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然霍光

有沉勇而戰於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
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闡鵬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
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
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
爲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
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
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
能偏守察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自一
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
稻中散集卷六

十一
三四上

爲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
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
明耶幸更詳思不爲辭費而已矣

能乎則當懸其無之大卻而淫歸之在夫心以實其
本恆赫也夫即至論無而論其自非若此其無樂
盛辭其阻畏也賈生闡鵬明以實見也夫野烈也
昏黃與而輝也烈也其也而子言一人部豈不

稽中散集卷第七

晉 譙國嵇康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張遼叔自然好學論一首

附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聰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饑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卽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虛食之始也茹之火齊糝以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

稽中散集卷第七

三百二

口也蕢桴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娛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絃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八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奉惡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管蒯所以表哀溝池嶮岨所以寬懼弦木剡金所以解憤豐財殖貨所以施與苟有肺腸誰不忻然貌悅心釋哉尚何假於食膽蜚而嗜菖蒲菹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道之常人所服習在於幽室

之中觀燄燭之光雖不教告亦皎然喜於所見也
不以向有白日與此朱門旦則復曉不揭此明而
減其歡也况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
發其蒙也故以為難事以未來而情以本應即使
大藝紛華名利雜詭計而復學亦無損於有自然
之好也

難自然好學論一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
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

嵇中散集

卷七

二百三

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
食怡然鼓腹不知為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
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
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
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
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鶩而不覺是以貪生
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
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
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

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僞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羣而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爲正當自然耽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闇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况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末來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駕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擿句俛仰洛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

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
臆腐觀文籍則目眇修揖讓則變僂襲章服則轉筋
譚禮典則齒齟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
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
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
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
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
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
恐故得菖蒲菹耳

密口散集

卷七

四
頁八十二

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
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
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
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
恐故得菖蒲菹耳

嵇中散集卷第八

晉 譙國嵇康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附

夫善求壽强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甚至
可防也禍起於此爲防於彼則禍無自瘳矣世有
安宅葬埋陰陽度數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見
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于幸是以
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

嵇中散集

卷八

一

實而防之信夫多飲而走則爲澹支數行而風則
爲癘毒久居於濕則要疾偏枯好內不怠則昏喪
文房若此之類災之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而掘
基築宅費日苦身以求之疾生於形而治加於土
本是疾無廖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
誹謗而爲義然也蓋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壽強專
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於養生
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嘗有不知蠶
者出口動手皆爲忌祟不得蠶絲滋甚爲忌祟滋

多猶自以犯之也有教之知蠶者其顯於桑
暑燥濕也於是百息自息而利十倍何者先不知
所以然故忌崇之情繁後知所以然故求之術
正故忌崇生於不知使知性猶如蠶則忌崇無所
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筮祝譴崇或從乞胡求
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以智能達其無禍也故
忌崇舉生於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設爲三
公之宅而今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
夭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

子之壽孤逆魁岡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或曰
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
自然不可求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爲
所虜然則避禍趣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
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則爲盡矣夫避
賊宜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難覩避禍之理冥冥然
故明者不易見其於理動不可要求一也孔子有
疾醫曰子居處適也飲食藥也有疾天也醫焉能
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反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

日謹崇古之盛王無之而季王之所好聽也制壽
宮而得天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占不啓之陵而
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以隔寒暑靡色厚味以
毒其精亡之於實而求之於虛故性命不遂也或
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棲之雞
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制也
知命者則不滯於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
黥而後王彭祖七百殤子之天是皆性命也若相
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滅性命之宜孔子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高丘而觀居
民則知曰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忘地道之爽壇而
立制於帷墻則所見滋福從達者觀之則夫乾確
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天地易簡而懼
以細苛是更所以爲逆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
地察世之工師占成居則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
多其占舊因求其造新是見舟之行於水而欲推
之於陸是不明數也夫舊斷之理猶卜筮也夫鑿
龜數筮可以知吉凶然不能爲吉凶何者吉凶可

知而不可爲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福猶先築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以謹崇則可安新居以求福則不可則猶卜筮之說耳俗有裁衣種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凡火流寒至則授衣時雨旣降則當下種賊方至則當疾走今舍實趣虛故三患隨至凡以忌崇治家者求福而其極皆貧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諺古言無虛不可不察也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稽中散集

卷八

四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荅於來問終慎神恠而不言是以古人顯仁於物藏用於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於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䟽况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神微祛感起滯立端以明所由斷以檢其要乃

爲微若但撮提羣愚

蠶種忿而棄之因謂無

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楫者
耶論曰百年之官不能令殤子壽孤逆魁罔不能令
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皆性
命也應曰此爲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
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椎刀鋸臣夫忌餒終有
餓患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
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卽如
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

裕中散集一八卷八

五

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
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
所得不爲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決相命
於行事定吉凶於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
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
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耶
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
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

曰壽夭不可求甚於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強者必先
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耶
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
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夭求實於虛故性命不遂此
爲壽夭之來生於用身性命之遂得於善求然則夭
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
成於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
數者亦雅論之矛盾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
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

而得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爲盡矣誠哉斯言匪謂
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
之害重門擊柝所以避狂暴之災居必爽塏所以遠
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爲害者此未足以盡其數
也安在守一利而可以爲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
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
且爲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耶若謂豹相正當給
厨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
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於一和苟和未足

保生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爲但占墻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爲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災於凶宅妖逆無道獲福於吉居爾爲吉凶之致唯宅而已更令人也新便無徵耶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驗耶若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

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唯觀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觀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爲閭中也今見其同於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爲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爲必曰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

乃卜澗瀼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
修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
論曰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
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
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
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旣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
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
謂宅無善惡何異視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壞堵
耶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

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則棄
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
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
穀乎是故疑惟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
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冢宅耶論曰時日
謹崇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
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崇非也吉日惟
戊旣伯旣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
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末爲盛王幸更詳之又

當知二賢何如足下耶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爲務食
不消以黃丸爲先子徒知此爲賢於安須臾與求乞
胡而不知制賊病於無形事功幽而無跡也夫救火
以水雖自多於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况乎天
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
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於萬化之前收功
於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
常理之所逮耶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之天地
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
稭中散集

卷八

九

辟穀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
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
言得無似螻蛄之議冰耶欲以所識而

之所

棄得無似戎人問布於中國覩麻種而不事耶吾怯
於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十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
也

不飲以黃丸爲先子徒知此爲賢於安須臾與求乞
胡而不知制賊病於無形事功幽而無跡也夫救火
以水雖自多於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况乎天
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
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於萬化之前收功
於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
常理之所逮耶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之天地
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
稭中散集

嵇中散集卷第九

晉 譙國嵇康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附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荅其抑末有如彼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亹亹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無心

嵇中散集

卷九

一

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於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三子者皆偏辭也子之言神將爲彼耶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爲此乎則唯吾之所疾爭也苟大獲其類不患微細是以見鉞水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知所在亦莫辨有舟稼也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

故曰君子修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
何者是天遂之實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故然
矣若吾論曰居怠行逆不能令彭祖天則足下舉
信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既脩則宅葬無貴
故辟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以宅延
彭祖亦以宅壽壽天之說使之灼然若信順之遂
期怠逆之天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
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相之所一
也誣彼實此非所以相證也夫壽天不可求之宅

嵇中散集一八卷九

二

而得之和故論有不知之 足下忘於意而責於
文抑不本矣雖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
命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衆寡也苟一
人有命千萬皆一也若使此不得係命將係宅耶
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復
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爲害者不以數
盡單豹恃內而有虎按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
與懼所宜忘故張毅修表亦有內熱之禍雖內外
不同鈞其非也

以爲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

後矣夫謹於邪者慢於正詳於宅者略於和以
爲先亦非齊於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久矣元
亨利貞卜之吉繇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以其數
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爲也使準顏可假則無相繇
吉可爲則無卜矣今設爲吉宅而幸福報譬之無
以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是以子陽鏤掌巨君運
魁威無益於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惑
象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假爲之說
也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耶其無宅也似未思

其本耳獵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
遇虎所凶而虎也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
非爲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不
曰遂爲來物矣然亦卜之盡蓋理所以成相命者
也至于世與年則無益於周錄矣若地之吉凶
有虎禽之類然此地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以
西東有異背向不同宮姓無害商則爲災福德則
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古之營居宗廟爲先廡廡次之居室爲後緣人理

以從事以此議之卽知無太歲刑德也苦脩古無
違亦宜吾論如無所 不知誰從難曰不謂吉宅
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
耔乃有盈倉之報此言當哉誠三者能修則農事
畢矣若或盡以邪用求之於虛則宋人所謂予助
苗長敗農之道也今以冢宅喻此宜何比耶爲樹
藝乎爲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若其無
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冢宅無驗如
此非所以相半也按書周公有請命之事仲尼非

子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
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爲情貌者故於臣弟
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圖宅將爲
禮也其爲實也爲禮則事異於古爲實則未聞顯
理如是未得吾所以爲遺而足下失所願矣至於
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耳俗之時日順
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賢校君
愈見其合未知所異也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
知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

妄求智所能知惡其以學哉故古之君子脩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據足下所言在所知耶則可辨也所不知耶則妄求也二者宜有一於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乃反於有無爲有者亦螻蛄矣子尤吾之驗於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域儻有忘歸之累也

荅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先王垂訓開端中人言之所樹賢愚不違事之所由古今不忒所以致教也若玄機神妙不言之化自

嵇中散集一八卷九

五

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覩物於微觸類而長不以已爲度也按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耶了無乃得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爲謂之誕也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惡夫私之害公邪之傷正不爲無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情狀不甚有之說使董生託正忌之塗執不甚無之言二賢雅趣可得合而一兩無不失耶今之所辨欲求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詭持論有工拙議教有精粗

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借助鬼神故爲之宗廟以神其本不荅子貢以求其然則足下得不爲託心無鬼齊契於董生耶而復顯古人之言懼無鬼之弊貌與情乖立從公廢私之論欲彌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機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於覈論也故吾謂古人合德天地動應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匿設宗廟以期後嗣空借鬼神以調將來耶足下將謂吾與墨不殊今不辭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謀

幽明並濟亦所以求衷所以爲異耳論曰鈞疾而禱不同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謂禮爲情貌者也難曰若於臣子則宜脩情貌未聞舜禹有請君父也若於身則否未聞武王闕禱之命也湯禱桑林復爲君父耶推此而言宜以禱爲益則湯周用之禱無所行則孔子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義也又曰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足下前論云時日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今不合惟戊果是非而曰所誠勸此復兩許之言也縱令

惟戍盡於誠勸尋論按名當言有日耶無日耶又曰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按此言以惡夫妖逆故去之未爲盛王了無日也夫時日用於盛世而來代襲以妖惑猶先王制雅樂而季世繼以淫哇也今憤妖忌因欲去日何異惡鄭衛而滅韶武耶不思其本見其所弊輒疾而欲除得不爲遇噎溺而遷怒耶足下旣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柔統以陰陽錯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順之焉有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也至於河

洛宗廟則謂匿而不信類禡祈禱則謂僞而無實時日剛柔則謂假以爲勸此聖人專造虛詐以欺天下匹夫之諫且猶耻之今議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凡此數事猶陷於誣妄冢宅之見伐不亦宜乎前論曰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準龍顏公侯之相不可假求此爲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常生於衆險雖可懼而無患抑當貴於厮養雖辱賤而必貴薄姬之困而後昌

皆不可爲不可求而闢自遇之全相之論必當若此
乃一途得通本論不滯耳五適以信順爲難則便曰
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
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足於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夭
成於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
請問亞夫由幾惡而得餓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牟
積幾善以獲存死者負何罪以逢災耶既持相命復
借信順欲飾二論使得並通恐似矛盾無俱立之勢
非辯言所能兩濟也論曰論相命當辨有無無疑衆

嵇中散集卷九

八

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知命者不立巖
墻之下吾謂知命者當無所不順乃畏巖墻知命有
在立之何懼若巖墻果能爲室不擇命之長短則知
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白起非長平
之巖墻而云千萬皆命無疑衆寡耶若謂長平雖同
於巖墻故是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至期於必然不
立之誠何所施耶若此果有相也此復吾之所疑也
又曰長平不得係於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阿
同吉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之異同以難相

命之必然廣求異端以明事理豈必吉宅以質之耶
又前論已明吉宅之不獨行今空抑此言欲以誰難
又曰長平之卒宅何同凶苟大同足嫌足下愚於吾
也適至守相便言千萬皆一枝以至理負情之對於
是乎見既虛立吉宅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以難
顯故如此可謂善戰矣論曰卜之蓋蓋理所以成
相命者也此復吾所疑矣前論以相命爲主而尋蓋
以信順此一離婁也今復以卜成之成命之具三而
猶不知相命竟須幾箇爲足也若唯信順於理尚少

何以謂成命之理耶若是相濟則卜何所補於卜復
曰成命耶請問卜之成命使單豹行卜知將有虎災
則隱居深宮嚴備自衛若虎猶及之爲卜無所益也
何云成相耶若謂豹卜而得脫本無厄虎相也卜爲
妄語矣若謂凡有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
卜者皆失相天命耶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中
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耶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
命通相成爲不當各自行也論曰無故而居可占猶
龍顏可相也設爲吉宅而後居以幸福報無異假顏

準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徵宅非宅制人也按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人之瞑目而前推遇任命以閭管宅自然遇吉也然則豈獨古人凡有命者皆可以閭動而自得正是前論命自然不可增減者也驟以可爲之信順上筮成不可增城之命矣奚獨禁可爲之宅不盡相命唯有閭作乃是真宅耶若瞑目可以得相開目亦無所加也智者愈當職之周公營居何故躊躇於澗灑問龜筮而食洛耶若龜筮果有助於爲宅則知閭作可有不盡善之理矣苟閭

作有不盡則不閭豈非求之術耶若必謂龜筮不能盡相於閭往想亦不失相於考卜也則卜與不卜爲與不爲皆期於自得自得苟全則善占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故則不知也然真宅之異假顏貴夫無故識之貞宅之與設爲其形不同以功成俱是吉宅也但無故爲貞宅授吉於閭遇設爲減福於用知爾然則吉凶之形果自有理可以爲故而得故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形何以言之必遂遠近得宜堂廉有制坦然殊觀可得而別利人以福

故謂之吉害人以禍故謂之凶但公侯之相闔與吉會爾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吉而往居之吉宅豈選能而後納擇善而後福哉苟宅無情於擇賢不惜吉於設爲則屋不辭人田不讓耕其所以爲吉凶薄厚何得不均前吉者不求而遇後聞吉而往同於居吉宅而有求與不求矣何言誕而不可爲也由是言之非從人而徵宅亦成人明矣若挾顏狀則英布黥相不減其貴隆準見剽不減公侯之標是知顏準是公侯之標識非所以爲公侯質也故標識者非公侯質也吉名宅宇與吉者宅實也無吉徵而自宅以徵假見難可也若以非質之標識難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敢許也子陽無質而鏤其掌卽知當字長耳巨君墓宅而運其魁卽偏恃之禍非所以爲難也至公侯之命稟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

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爲而西施之服可爲也黼黻芳華所以助吉宅家所以成相故世無人方面有卜宅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也安得以不可作之

人絕可作之宅耶至刑德皆同此一家非本論占成
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議其餘論曰獵夫從
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爲
安知所言地之善惡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故擇而
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爲而可擇處
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
卜而地可擇何爲半信而半不信耶又云地之吉凶
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爲災也案此爲惟
所不解而以爲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雖此理之吉

而或長於養宮短於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
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惡
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準陰陽俯協
剛柔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於大通所以窮理
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
不和則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
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氣有相生則人宅猶禽
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凶也論
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難曰足

下前論以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卽能說之矣故吾曰
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於前論而復責吾難之於
能言亦當知冢宅有吉凶也又曰藥之已病爲一也
實而宅之吉凶爲一也誣旣曰成居可占而復曰

耶藥之已病其驗又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
賒遙故君子疑之今若以交賒爲虛則恐所以求物
之地鮮矣吾見溝澮不疑江海之大觀丘陵則知有
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海人所
以終身無山山客曰無大魚也論曰智之所知未若

所不知不可妄論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也
今暗許便多於所知者何耶必生於本謂之無而強
以驗有也強有之驗將不盈於數矣而并所成驗者
謂之多於所知耳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
隱尋論究緒由 而得卯未夫尋端之理猶獵師
以得禽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
哉今吉凶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 獸不期則不
敢訊舉氣 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頤索隱何

嵇中散集卷第十

晉 譙國嵇康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典厥初冥昧
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
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
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義默靜無文大朴未
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
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
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
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夜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
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頽然後莅
之下逮德衰大道沉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
離孽

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

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
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
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

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
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顛
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彘人是謀楚靈極
暴乾溪潰叛晉厲殘虐樂書作難主父棄禮穀胎不
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醜
彼權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
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
強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選顏諛言順耳染德生
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
稿中散集一卷十
二

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
慤虚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家誠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
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
二耻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解或牽於外物或
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
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
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匱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

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熠燿無結秀之敷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晉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衆人又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

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謙辭 謝其素不預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為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避之幾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東脩無玷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於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脩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

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必於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爲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爲輕竭不忍面言強副小情未爲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言遲傳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

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荅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預也且默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施有人問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闢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黨不能不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謂爲直則謂曲我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

或便獲憐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
仁而無武於義無可當遠之也然都大爭訟者小人
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雖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
取醉爲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
不已或劫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爲所撓引以盡
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爲有志耳自非知舊鄰
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
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
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耻當全大讓若臨朝讓

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
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
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
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邪
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薄之言
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宜備之深也
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爲意見之而走者何哉
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
以滅迹也非意所歛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闕者但

